

论杜甫夔州诗的山川形胜和風土人情描写

蒋先伟

读杜甫夔州诗，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描写江山形胜和風土人情的。它们有的歌唱夔州的自然山水，有的凭吊夔州的古迹名胜，有的记述夔人的衣食住行，有的谈论夔州的风俗人情：这些诗篇宛若一幅幅色彩斑斓、风格奇瑰的三峡山水图和夔州风俗画，既令你在赏心悦目的名山胜水中流连忘返，也让你在奇幼绚丽的殊风异俗中冶情陶趣，还使你在深沉厚重的历史长河中太息沉思。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和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风貌。因此，研究杜甫夔州诗的山川形胜和風土人情描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夔州诗的山川形胜描写

作家的创作无疑要受到他生活和地域环境的影响。《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杜甫自己也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峡中览物》）是的，这话不错。诗人在关中的生活的确为他提供了不少好诗的素材。其原因，仇兆鳌评述说：“向贬司功，而诗兴偏多，以华岳、黄河足引壮思也。”巫峡和华岳，蜀江和黄河，诗人已发生了联想，这自然也要引起他的诗兴和情思。杜甫虽然因思乡念旧的特定心境不可能自觉地承认夔州山水对他诗作的滋养，但夔州诗四百七十余首（包括云安诗三十二首）竟占他平生所作的三分之一，并取得了“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崇高艺术成就。其创作精力之旺盛，诗歌质量之优秀，不仅不比齐、鲁、秦、陇及成都、蜀、梓诸时逊色，而且成为他一生艺术特具风格的一个重要时期。夔州的江山，三峡的风物给这位著名诗人晚年创作以深刻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南齐虞羲《巫山高》说：“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夔州的山水，向以险峻奇幻见称；夔州古迹，又以悠久神秘闻名。传说中有炎帝之女瑶姬管领巫山，战国时就有楚襄王和神女的种种传说。东汉初有公孙述构筑白帝城；三国时有诸葛亮摆设八阵图。此外还有先主庙、武侯祠、昭君村、屈原宅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可在夔州见到踪影。仿佛上苍的着意安排，我们民族最优秀的诗人杜甫也来到了夔州，他的诗作不仅汲取了这瑰异的源泉，而且又为夔州的山水古迹增添了新的光彩。

杜甫夔州诗的山川形胜描写，大致可分为江山的歌咏和古迹的凭吊两个方面。

江山的歌咏撮其大要有几十篇。这些篇章，或作片断式的速写，或作高瞻式的鸟瞰，或作具体式的工笔描绘。

片断式的速写就象电影艺术的空镜头，在向你展示夔州的奇山异水：

月峡瞿唐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引水》）

城峻随无壁，楼高塑女墙。（《上白帝城》）

卓立群峰外，蟠峰积水边。岂惟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盐山》）

大江蟠嵌根，归海成一家。百川俱东注，众壑成横钗。峡门自此始，最窄容浮查。（《柴门》）

这是夔州的高山峡谷，它们高可齐云天星月，峭可比利剑横钗，险只容木槎竹筏。再看夔峡的水深流急源长：

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客愁》）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

江间波浪兼天涌，峡中舟楫接天阴。（《秋兴八首》其一）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这是夔州的深滩急流，它们浩浩荡荡，波浪兼天，滚滚袭来。以上还仅是一些片断零星的大江峡谷特写。

高瞻式的鸟瞰图又象电影艺术的风光片，在向你全面展开夔州的地理、历史、物产和风貌。请看《夔州歌十绝句》的其一、其四和其十：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

赤甲白盐俱刺天，夔门缭绕接山颠。枫林桔树丹青台，复道重楼锦绣悬。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玄唐天下无。借问夔州压何处，傍江一腹据城隅。

这块神奇的土地，自开天辟地以来，大江即日夜奔流其间，白帝城高扼瞿唐峡口，为入蜀咽喉，堪称“三峡之镇”，也堪称天下所无，古代的神仙境界也难与相匹。四川人民自古凭借这大自然所给予的特殊恩惠，以这条黄金水道与外交通，因此杜诗曾称道夔州的经济地位是“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十绝句》之七）。正由于夔州具有这样的地位，故虽山高峡险，水深流急，然却人烟稠密，“阆阆缠绕”，正如仇兆鳌说的“市舶辐辏，真西南一大都会也。”

观赏了夔州全貌，我们再看杜甫用工笔细描的最能体现夔州雄奇险峻的两大景点——瞿唐峡和滟滪堆：

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横截钜野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车翻。（《瞿唐两崖》）

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成功虽美，陶钧力大哉。（《瞿唐怀古》）

这是两篇专章咏瞿唐峡的诗。所谓“双崖”，就是有名的赤甲山和白盐山，一江北，一江南，隔江相对，峭壁悬崖，堪称劲敌。所谓“门”，据《方輿胜览》卷五十七：“瞿唐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因此，瞿唐峡又称夔门。诗用“羲和”两句写瞿唐耸窄，王嗣奭解释说：“‘羲和’，日馭也。至冬日行南陆，若在平原，犹见日行天上，今两崖高极，隔断日车，若翻地轴，而屏日于天之外也。”（《杜臆》九卷）羲和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太阳神，传说他驾六龙而馭太阳，杜甫在这里把冬日阳光不能照射夔门用羲和害怕翻车而退避这一意象来表示，构思可谓奇特。而“江从月窟来”比之李白“黄河之水

天上来”，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咏滟滪堆的诗，也是两首。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滟滪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壮如马，舟人不敢进。又曰犹与，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曰犹与。”民间谚语说：“滟滪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滟滪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滟滪大如牛，瞿唐不可流。”杜甫的“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滟滪堆》），就是化用民谣意境。另一首“滟滪既没孤根深”（《滟滪》）则以七律形式，用“鸟去”、“龙吟”、“舟人回首”、“估客流泪”等意象极写滟滪之险，也受到民歌民谣的启发。

以上是杜甫对夔州山水的歌咏。写巫山，咏夔峡，在杜甫以前，代有作手。战国时宋玉的《高唐》、《神女》诸赋，西汉铈歌中的《巫山高》乐府古曲，北魏的《巴东三峡歌》，降及隋唐，更是不绝如缕。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杜甫推崇的蜀中前辈陈子昂和好友李白。他们或凭传说想象敷衍成章，或经旅途过眼即兴抒写。这些诗篇，不可不谓歌唱夔州山川的名篇佳什，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缺乏对夔州山川的全面把握和深切体验。杜甫的夔州山川诗，以自己流寓夔州两年多的生活经历和体察，真实而具体地展现了夔州。研究杜甫夔州山川诗，无异乎随着作者足迹，对三峡雄奇壮丽的风光进行了一趟实地考察，从而激荡起我们对祖国山川的深厚情感。

夔州名胜古迹之威已如前述。巫山神女的故事，大概是最富于夔蜀的地域特色。夔州山高多雨，自有一种空濛、迷幻、神奇之美。宋玉《高唐赋》即据此敷衍。那“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神女传说，最初当是用来解释巫夔富云多雨这种自然现象的。因此，每逢下雨吹风杜甫就很容易联想起神女、楚王和宋玉，如“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雨》）“江流思夏后，风至忆襄王”（《上白帝城》），“雨随神女下朝朝”（《夔州歌十绝句》之六），“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春雨濛濛塞峡中，早晚来自楚王宫”（《江雨有怀郑典设》）等等。写得最为精妙的还当数下面这首《雨》诗：

峡云行清晓，烟雾相徘徊。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凄凉生余寒，殷殷江出雷。白谷交气候，朱炎安在哉。高鸟湿不下，居人门未开。楚宫久已灭，幽佩为谁哀。侍臣书王梦，时有冠古才。冥冥翠龙驾，多自巫山台。

仇兆鳌谓此诗“说得奇而空”。“空”并非空洞，而是空濛、飘渺、迷幻。杨伦即作如是观，他说：“借巫山行雨事，本地风光，写得飘渺。”（《杜诗镜铨》卷十三）杜甫见风雨即思神女和楚王，又思宋玉，这些联想，又不免寓入杜甫自己的感慨。杜甫和宋玉一样坎坷失志，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十分明显，就是这种心情的表露。

杜甫是第一个歌颂诸葛亮的诗人。早在成都，就有脍炙人口的《蜀相》。下峡居夔，更进一步触发了他歌颂孔明的契机。夔州有关诸葛亮的古迹很多，除武侯庙外，还有八阵图、永安宫、先主庙，因此对孔明遗迹更得瞻仰凭吊，而大写特写了。杜甫在夔州咏孔明的诗篇有七——《武侯庙》、《八阵图》、《夔州歌十绝句》之九、《古柏行》、《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诸葛庙》和《上卿翁请修武侯庙》等，如果加上《谒先主庙》（仇注：诗虽咏先主，但却实赞武侯），实际上是八首。夔州武侯庙地位突出，不比成都武侯祠只是昭烈庙的陪祀。九家注在《古柏行》题下引赵次公已说了这个道理：“孔明为蜀相，成都则先主

庙，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则先主庙、武侯庙各别。”夔州武侯庙地位突出，而杜甫对其评价更突出。称其伟大功绩是“功盖三分国”（《八阵图》），颂其勋业是“三分割据纡筹策”（《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赞其人格是“万古云霄一羽毛”（同上），其中特别是对其鞠躬尽瘁，忠于蜀汉政权的精神，给予了最热烈的礼赞。如“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武侯庙》），又如“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事未已，欧血事酸辛。”（《谒先主庙》）杜甫为什么这样敬仰孔明并不厌其烦地反复歌咏之呢？笔者以为，这是和当时国家政局混乱有关系的。史载：从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三年（768），也就是杜甫居夔期间，长安年年有吐蕃入侵，蜀中又有崔旰作乱不法。而当时朝中是奸相元载用事，短期充任东西川节度使的杜鸿渐本是带着“以平蜀乱”的使命来的，但他却因惧怕崔旰而专事姑息，甚至“州府事悉以委旰，又荐之于朝，因请以节制让旰，上不得已从之。”（《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对于这个“本家”，杜甫原是抱有希望的，他在《客居》诗中写道：“今又降元戎，已闻动行轩。舟子候利涉，亦凭节至尊。”然而杜鸿渐的所作所为，却使诗人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怎不怀念一代贤相诸葛亮呢？

白帝城也是老杜夔居时爱登临的古迹，他歌咏白帝城的诗作共计有七首：《上白帝城》、《上白帝城二首》、《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白帝城最高楼》、《白帝》、《白帝楼》和《白帝城楼》。杜甫白帝诸作，既是雄奇奔放的山水诗，又充塞着一种借古讽今，丧乱忧民的忧患意识。登白帝就会想起恃险割据的公孙述，提起公孙述就会勾起蜀地的纷争和国家的战乱。如“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上白帝城》）；“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上白帝城二首》）；“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恻哭秋原何处村”（《白帝》）。一个爱民爱国的诗人，即使他写的是山川古迹，但又何尝不都和国家的命运休戚攸关呢？

杜甫喜爱夔州的山川形胜，在不少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如《上白帝城二首》说：“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雨晴》诗说：“雨时山不改，晴罢峡如新”。《移居夔州作》说：“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总之，夔州的山水对杜甫是新，是清，是有情，每观赏一次就会有一次亲切的感觉。对于夔州的古迹，他更有兴趣。他以抱病杖藜之身数登白帝：“老病闻悲角，人扶报夕阳”（《上白帝城》），又屡访武侯，他说：“武侯祠堂不可忘”（《夔州歌十绝句》之九），又说：“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不可否认，杜甫在一些诗中也表现过厌居夔州的情绪，有时也会有“烦”，有“闷”，但是却“不是烦形胜”，而是“深愁畏损神”（《上白帝城二首》）。关于这两句，杨伦解释说：“言形胜非不可喜，特以蜀民之困，正恐触目生愁耳。”（《杜诗镜铨》卷十二）杜甫不欲久居夔州，仇兆鳌在《季秋江村》“远游虽寂寞，难见此山川”下引顾注说：“公方图出峡，而曰‘难见此山川’，则知出峡之故，非为江山不可居也。”在飘泊流离的生活和思亲念旧的情绪下，诗人仍是这样一往情深地爱着夔州的山川，这正是一个具有爱国感情的诗人的特点。

二、夔州诗的风土人情描写

风土人情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个性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窥探地区、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学作品的风土人情描写，不但会增添文学的审美情趣和价值，也能给历史学、民族学

和民俗学的研究提供形象的资料。杜甫夔州诗有不少风土人情描写。下面我们从物候、风俗和人情三方面加以论说。

夔州，历史悠久，但却僻处荆楚巴蜀之间，不免有些落后。明正德《夔州府志》称“其俗信鬼，刀耕火种，女不蚕织。”夔人的衣食住行是艰难的。杜甫诗中描写土人巢居野处，如鸟兽然：“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诸”（《雨二首》），“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颠”（《赠李十五丈别》）；吃食是饭杂沙粒，饮水也十分不便：“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溪上》）。为了解决吃水，在云安他只好花钱去买——“云安沽水奴仆悲”（《引水》）；在奉节用竹筒连接起来去深水引——“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同上）。一旦天旱，或竹筒发生故障，饮水则更成问题，当地居民为此甚而发生争斗——“郡人入夜争余沥”（《示獠奴阿段》）。引水筒坏了要往返四十里去检修（《信行远修水筒》）。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对于杜甫也是一个问题，一日三餐，一家只有一样菜下饭——“救厨或一味，求饱或三鱠”（《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如果遇上天灾，一餐一菜亦不易得：“园蔬抱金玉，无以供采掇”（《七月三日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这时便只好去泉石间摘些苍耳嫩苗杂在瓜韭间下饭（《驱竖子摘苍耳》）。堂前开两席菜畦，种上茼蒿（《种茼蒿》）也是为了有点下饭的东西。夔州都督柏茂琳照顾他，有时派园官送他一些菜，但园官势利，瞧不起穷诗人杜甫，有时连缺几天不给送，送来也是一些苦茼蒿和马齿苋（《园官送菜》）。没有菜吃，吃什么呢？吃的是黄鱼和白小。黄鱼是一种“肉黄，大者长二、三丈”（《尔雅·释鱼》），重可千余斤的鱼类；白小是长不过二寸的银白色小鱼。杜甫在《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又在《白小》诗中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霑水族，风俗当园蔬。”以鱼为蔬，这大概是当年三峡滨江人们的普遍饮食结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鱼类如此之多而贱，可把老杜这个不惯吃鱼的“北客”苦了。他哀叹说“我叹黑头白，苦厌食鱼腥”（《奉赠薛十二判官见赠》），从杜甫以上关于衣食住行的描写，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夔峡的普通劳动者是如何过着更为艰难的生活了。

更令杜甫苦恼的是夔州的气候。他的夔州诗屡言“瘴疠”，如“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闷》）；“地偏应有瘴，腊尽已含春”（《不离西阁二首》）；“瘴余夔子国，霜薄楚王宫”（《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如此等等。“瘴”是湿热，“疠”是瘟疫，夔州湿热，北人当然不适应这种环境。此外，峡中云遮雾障，风骤雨狂也使老病的杜甫不能适应：“巫山峡谷不可处，霖雾颺颺兼狂风”（《君不见简苏侯》）；“荆扬冬春异风土，巫峡日夜多云雨”（《寄柏学士林居》）。除气候恶劣之外，峡中又常有豺虎之患，还有叫人凄凉欲绝的猿啼；加上语言隔膜，真是象到了另一个世界：“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黄昏”（《奉汉中王手札》）。这些情况，显然不利于杜甫羸困之躯。杜甫不欲久居夔州，这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简单地拉扯到他不爱四川，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夔州僻处崇山峻岭和大江岭谷之间，在杜甫那个时代，属于不甚开发的蒙昧之区。大自然虽然给了夔人以舟楫之利，但更多的赐予却是困难和艰辛。为了摆脱困境，他们除了靠自己的奋斗外，又只好乞求于神灵。趋利冒险，信巫好祀，就自然成了风俗。

关于夔人信巫好祀风俗，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有所反映。其一曰：“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其二曰：“巫卜传神语，畚田费火耕。”乌

鬼，前人或释为“所事神名”（《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蔡宽夫诗话》），或解为“鸬鹚”（《梦溪笔谈》卷十六）。我以为，乌鬼即“乌龟”。龟，水族，似鳖而有硬壳，色乌黑；鬼、龟同音而假借，故俗称“乌龟”。笔者家乡在三峡，乡人至今犹称龟为乌龟。龟甲在古代是占卜的灵物，故夔人“家家养乌鬼”，一旦卜筮需要，则取之。“瓦卜传神语”，写的也是夔人禳病除灾的一种习俗。九家注说：“巫俗击瓦，观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仇注引《岳阳风土记》：“荆湘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或以鸡子卜，求祟所在，使俚巫治之。”以上足以说明夔人巫风之盛。但杜甫反映这种风俗最生动的还是《雷》与《火》这两组诗：

大历二年（767），久旱不雨，见于《旧唐书·代宗本纪》的记载。“是年春旱，至六月始雨。”杜甫记炎热之状说：“大旱山岳焦”（《雷》），“峡中都是火”（《热三首》）。楚俗，大旱则焚山击鼓。《雷》诗记求雨场面是：

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真龙竟寂寞，土坝空倭俯。

巫师率人击鼓喧天，唱歌舞蹈，然“真龙寂寞”，求雨无效。于是又燃山。烧山的作法，也早见于《水经注·江水》的记载。杜甫《火》诗记烧山的场面是：

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至雷雨。崩冻岚阴庐。罗落沸百泓，根源皆太古。青林一灰尽，云气无所处。…… 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渚。腥至焦长蛇，声吼噬猛兽。

烧山烧了一月，直烧得百潭沸腾，青林灰烬，玉石俱焚，蛇虎遭害。对于这种毁灭性破坏，杜甫不责怪人民，而把矛头直指当时作乱的军阀和地方官吏：一曰：“请先息甲兵，处分听人主……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阳不犹愈。”一曰：“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水旱灾害，乃自然之数，即使尧汤时代也在所不免。烈日虽酷，也赶不上凶恶的盗贼。因此，杜甫提出人主要“先息甲兵”，官吏要懂得忧民。朱鹤龄注加以阐释说：“此固旧俗之不经，实因长吏薄于忧民，不知以精诚为主，尽祛救之道耳。”这里，我们看得出杜甫对受迷信毒害的人民是原谅的。这就是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不可企及之处。

杜甫写夔州妇女的劳苦困顿有五首诗：《负薪行》、《又呈吴郎》、《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解闷十二首》其一和《草阁》。前两首堪称代表作。《负薪行》写夔州处女因战乱至老不嫁，负薪背盐以供一家，“形容妇人之苦极矣。”（《杜臆》卷七）《又呈吴郎》写杜甫“西邻”一个“无儿无食”的妇人，因为“征求”而贫穷到无以活命，只好到那个姓吴的小官堂前讨枣，赖以为生。夔州妇女为何如此不幸？历来论者都认为是战乱所致，这没有错，这两首诗本身就揭示了这个问题：一说“更遭丧乱嫁不售”，一说“已诉征求贫到骨”。但却漏掉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男子在家闲坐，女子却要在外劳苦奔波和“应当门户”。这种男逸女劳之风，其它三首也可证明。如云安所作《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仇兆鳌引张远注说：“云安人家有盐井，其俗以女当门户，皆贩盐自及。”除了负盐、打樵外，她们还得入溪捕鱼卖钱，又要在江河中刺船：“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解闷十二首》其一），“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草阁》）。这种“土风”，在时隔几百年后的陆游《入蜀记》中仍然可见：“峡中负物卖，率多妇人未嫁者。”按照社会发展学的观点，这应

该是一种母系氏族的生产关系，至少说是其遗风。笔者此说，并非只是臆测和妄断。在杜甫那个时代，夔州本是“山带乌蛮阔”（《渝州侯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西南控百蛮”（《峡口二首》）的汉夷杂处地带。杜甫说“五溪衣服共云山”（《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溪”在古代也是少数民族，《后汉书·南蛮传》即有“五溪蛮”的记载。“乌蛮”、“百蛮”和“五溪蛮”显然指邻近夔州有少数民族的存在。夔州当时有“獠”（古籍中亦作“僚”）族，这是定论。北齐魏收《魏书·僚传》释僚为“南蛮之别种”。杜甫在夔州有两个仆人，男名阿段，女曰阿稽，都是獠人。仇兆鳌于《示獠奴阿段》题下解释说：“獠奴，公之隶人，以夔州獠种为家僮耳。”《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北史》：‘獠无名字，以长幼次第呼之。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多种民族杂居错处，夔州当时还保存有原始的母系氏族遗风。晚唐尉迟枢的笔记《南楚新闻·獠妇》说：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转引自《太平广记》第483卷3981页）

南楚，即指夔州一带地区。杜甫在云安时有《南楚》诗，以云安为“南楚”，既然云安可称南楚，管辖云安的夔州当也可称南楚。这则笔记，可以说形象地反映了夔州男逸女劳之风。以此参证杜诗中夔州妇女为什么劳苦困顿，至老不嫁，其原因不是昭然若揭吗？对于这种落后的遗俗杜甫是深为不满的，他同情那些受旧风俗压迫的妇女，愤慨地说：“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诗作札劝告吴郎不要圈上篱笆，要“堂前扑枣任西邻”，诗人之恶陋俗而情劳动妇女于此可见。

杜甫有两首诗写了对夔州人情的不满。一是《最能行》，写夔州水手趋利冒险：

夔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敲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渍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唐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器量窄，误尽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这首诗写夔中男子多为水手，不重视文化教育，小时学止《论语》，长大后就驾船行商作贾。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农耕不易谋生，而为官作宦却不是穷乡僻壤之人所敢奢望的。仇注引《马岭谣》：“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当地不出官宦，却盛产食盐。《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四》：夔州奉节县，有永安井盐官。又，云安，大昌皆有盐官。夔州人与外交通的产品就是食盐，杜甫《夔州歌十绝句》的“吴盐蜀麻自古通”就是指的这种食盐贸易（吴盐蜀麻，互文见义）。杜甫另一首《滟滪》：“寄语舟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这就是劝告驾船的少年水手不要掀翻了盐船而丢掉应换回的黄金，可见水手驾的都是盐船。这两首诗虽然不满夔中男子的趋利冒险，但对他们仍寄予了关切之情。从诗中我们透过一层，看到的还有夔人生活的艰难，他们并非不愿学习，更非“绝轻死”，而是环境使然。不然又何以为生？尽管瞿唐风浪险恶，水手们还得抛家不顾，硬着头皮前往。李白《长干行》说：“十六君远行，瞿唐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李益《江南曲》云：“嫁得瞿唐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为什么嫁给瞿唐的商人就要“误期”？笔者以为杜甫的几首夔州水手诗是可以作答的。《最能行》还谈到夔州男子的“疏北客”和“器量窄”的问题，另一首《赠苏四徭》也谈到“少壮（下转第66页）